

GONE WITH
THE BOOK

带一本书
远离人群

思郁——著



关于作家
和
书籍的
古怪记录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带一本书

远离人群

思郁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带一本书远离人群 / 思郁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218-12502-2

I. ①带… II. ①思… III. ①书评—中国—现代—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10186号

DAI YIBEN SHU YUANLI RENQUN

带一本书远离人群

思郁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罗 丹

装帧设计: 周伟伟

责任技编: 周 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 510105)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70千 插 页: 1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他永无可能获得平静，除非带着一本书远离人群。

——《别想摆脱书：艾柯 & 卡里埃尔对话录》

序：稍纵即逝的磷光

曹亚瑟

想当年我年轻时，迷恋于西方典籍，中国书一概不看。桌子上摆的都是康德、黑格尔、别林斯基、费尔巴哈，随身提包里装的是海德格尔、萨特、尼采、弗洛伊德。那时我读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是蓝公武译本，其哲学本来就佶屈聱牙，加上文白夹杂“吾人”之类的翻译，更是读得人昏昏欲睡。我怀着“科学有险阻，只要肯登攀”的心态，凉水擦把脸，撑着眼皮的是一种天降大任的进取心。那时初读《西方文论选》，我真有一种误入桃源的惊喜，那些思辨文字真是太对我的胃口了。后来从《现代西方文论选》《世界艺术与美学》等几本丛刊，获取了二战后的现代文论，对古典文论充满颠覆，才见到另一番景况。哪像现在，出版物几乎与欧美同步，随时能获知最新的世界学术思潮和理论。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美学热，李泽厚热得发烫。我痴迷的却是冷峻文风，不到二十岁，就模仿王元化《论知性的分析方法》的笔调，投稿给《上海文学》的文学理论栏，洋洋洒洒几千字。编辑的回信略带古风：“因本刊稿挤，近期无法安排，请另行处理。”我哪知这是退稿的委婉说辞，心里想，稿挤，你把其他文章撤两篇不就行了！

谁人年少时没点轻狂。这就是西方典籍对我的影响，思郁估

计比我理智多了。后来，我转而沉湎于中国古籍，深陷不能自拔，尤喜文人别集和历代笔记。那天与思郁聊起，陈寅恪、钱钟书都是游历西方的饱学硕儒，中年之后纷纷转向中国古籍，从此不离不弃，这似乎已成为中国文人学者的通例。思郁深以为然。他说这方面正是自己的短板，所以让我推荐几本好看易读的古籍。我记得为他找了《袁中郎尺牍》《肉蒲团》几本书（从推荐书目看我也是误人子弟），让他先培养兴趣。只是此后思郁发表的文章仍以西学评介为主，我想或许他正在行“打通”之术吧。

那时思郁住得离我不远，认识他就是因为看到他写了大量西学评介，觉得值得对话。初见面时才知道他是个80后，而且辞了工作，专事写作。他那时租住的小屋摆满了西方历史、哲学著作，文章多发表在南方报刊，在出版界、书评界颇有名声。渐熟之后，我们聊起写作的辛苦，我建议他边工作边写作，保持一份垫底的收入，不必疲于奔命。后来我把他介绍给了当地一份杂志。虽然他要经常采访、写作一些自己兴趣之外的东西，但看得出他干得很努力。再后来，他在编稿时遇到了一个所有编辑都会碰到的大坑，领导审稿时也没注意，竟然见刊了。于是杂志社领导被约谈，他面子上挂不住，索性辞职不干了。我听到后赶忙劝说，干活出错是难免的，改了就是了，不必动辄辞职；如果都像你这样，全世界将没有干活之人。无奈木已成舟，思郁还是走了，又做回了全职写作人。

我知道作为职业读书人和写作者既是幸运的，也是极为辛苦的。一个例子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一书诞生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他在帆布包里装个笔记本，在枪声的间隙里不断写作。他的美国学生诺尔曼·马克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战后在剑桥大学担任哲学教授时，因为不喜欢学院式生活，也不擅长讲课，所以对当职业哲学家非常厌倦，他不仅几次劝说马克康姆不要把哲学当做职业，自己后来也索性辞去了剑桥大学的教职。他曾对别人嘲弄地说：“罗素现在还在搞哲学，这不会毁掉他自己吧？”离开剑桥后，维特根斯坦离群索居，晚年一直生活在爱尔兰乡下的农庄和一处海边渔村里。我很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心态，当支撑爱好的是一份兴趣而不是一份职业时，会在里面投入更大精力。

不过，我似乎过虑了。思郁依然快活地游弋在西方学人理论与八卦之中。在他的笔下，我们不时能看到：王尔德因为“男—男”关系“有伤风化”而被判入狱两年；有恋母情结的罗兰·巴特和有恋子情结的苏珊·桑塔格被他拎出对比；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来自雷蒙·阿隆的启发；《追忆似水年华》获龚古尔奖后，腰封应运而生；萨缪尔·贝克特老早就就是个毒舌；薇拉为了纳博科夫竟放弃自己的天赋；成为作家遗孀在俄罗斯已繁衍为一种职业；等等，等等。这些文化史的片羽碎金，本来散落在众多典籍之中，被思郁一一捡拾，汇集在一起，使那个时代稍纵即逝的磷光，能对现世折射出一点灵光。

按照本雅明的说法，文人雅士应该成为波德莱尔笔下的“波希米亚人”和“闲逛者”，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找灵感和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络。当然那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期，报刊稿酬空前高

涨，大仲马每年能获得十多万法郎的报酬，拉马丁靠写作更是能拿到高达四十万法郎的回报。他无法预料现今的报刊体系会逐渐崩塌，失去这一支撑，原来的“闲逛者”生涯已难以为继了。

我知道这项工作的不易。思郁平素读的很多书非常小众，以致于在图书馆里它们也会处于长期休眠当中。他的新居很快就被书籍填满了，藏书家只是他作为书评人的一个副产品而已，好奇的访客见到这许多书一般都会问起这个问题：“这些书你都读完了吗？”虽然我们都曾被这个无聊的疑问折磨得啼笑皆非，但我想起翁贝托·艾柯与让-克洛德·卡里埃尔对话时，他是这样回答的，可供思郁借鉴。第一种：“不。这些只不过是下周要读的书。我读过的书都在大学里。”第二种则是：“我一本都没读过。不然我留着它们干吗？”用艾柯的话说，我们每个人家里都会有十几本、几百本乃至上千本没读过的书，只是总有那么一天，我们拿起这些书，发现自己了解其中的内容。怎么会有这种情况？他解释说：“第一种解释属于神秘学范畴，我本人无法接受：书的波会传到我们身上。第二种解释：这些年来，我们不是真的没有翻开过这本书，我们好几回把它移来移去，也许还翻阅过，只是自己记不得罢了。第三种解释：这些年我们读了一堆援引这部著作的书，这使得我们最终也熟悉了著作本身。因此，有很多方法可以让我们了解没读过的书。”

其实，按照乌拉圭作家卡洛斯·M.多明盖兹在《纸房子》中的说法，持续购置某些主题的书籍，正是我们据此认识世界、诠释世界的过程。“我们借由这个过程让书目逐步完备；我们从尚

未拥有的某部书籍的相关数据入手，然后当我们购得那部书，它又将我们带往另一部书籍。一旦阅读，我非得查阅那部著作的所有相关批注，完全搞通书中全部含义不可，所以当我有空拿起一本书，有时候只是为了彻底读懂其中某一章节，甚至还得同时翻阅其他二十本书才行。”

也许，就在那个不断延展的读书过程中，又一个博学鸿儒炼成了。世界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会收起它狰狞的一面，显露出它迷人的另一面。我们则用书筑起一个围城，在里面稍稍吐纳一口空气，迷醉一下自己。如此而已。

2017年1月27日，小鲜馆

目录

序：稍纵即逝的磷光	001
● 第一辑 文学家与八卦掌	001
法国文学奖的那些事儿	003
作家给总理荐书	006
雷蒙·阿隆与萨特的存在主义	010
花花公子与哲学家	012
“社交名媛”奥斯卡·王尔德	015
马塞尔·杜尚的签名艺术	021
毛姆是几流作家	026
杀妻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	032
纳博科夫背后的女人	038
托马斯·沃尔夫与《天使望故乡》	043
苏珊·桑塔格的女权主义	048
追忆普鲁斯特的似水年华	053
想与马尔克斯比肩的作家	056
詹姆斯·乔伊斯的天书	059
罗兰·巴特的爱与死	063

萨缪尔·贝克特的脸	069
被纳粹枪杀的布鲁诺·舒尔茨	072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之死	075
村上春树与雷蒙德·卡佛	078
当汉娜·阿伦特遇到海德格尔	081
谁在赞助里尔克	084
旅行、写作与冒险	090
二手时间	097
 ● 第二辑 藏书家与偷书贼	103
《日瓦戈医生》与文化冷战	105
马尔克斯与《百年孤独》	115
村上春树的畅销书是如何炼成的	118
在咖啡馆写作会遇到谁	126
奇怪的色情藏书	129
如何培养优质藏书家	132
泰坦尼克号上的藏书家	135
泰坦尼克号上的“珍宝书”	138
偷书贼并不都是雅贼	141
我们为什么读了很多烂书	144
我只收藏记忆，不收藏图书	146
作家访谈中的“怪癖”	149
天才的编辑是如何炼成的	152
被编辑的雷蒙德·卡佛	157

● 第三辑 妖书媚影记	161
关于阿尔莫多瓦的一切	163
电影之外的海明威	166
当“新浪潮”遭遇希区柯克	171
重生	174
莱昂内的美国梦	177
奥斯卡的平衡艺术	180
《2001：太空漫游》诞生记	183
改编文学与奥斯卡	190
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	198
影评的力量	203
影评作为一种写作	209
欧洲文明的挽歌	214
《地心引力》是一部纯粹的电影	219
浮华的盛宴	223
伍迪·艾伦写给巴黎的情书	227
伊朗生活的浮世绘	231
一个不道德的人	237
后记	244
附：本书所涉及的书目	248

I

第一辑

文学家与八卦掌

● 法国文学奖的那些事儿

法国文学史上，提起最著名的文学奖项，首屈一指的当然是龚古尔文学奖。这个由法国小说家龚古尔兄弟设立的文学奖，从1903年开始第一届，迄今已有百年的历史。我们熟知的大作家普鲁斯特、马尔罗、波伏娃、杜拉斯等都曾荣获这个奖项。

龚古尔兄弟最初创立文学奖时，在遗嘱中注明了给作者的奖金是五千法郎，同时为了不让十位评委受外界干扰，也给每位评委六千法郎的年金。现如今物价飞涨，龚古尔奖的奖金已经缩水到象征性的10欧元，但是由于其巨大的影响力以及随后的商业利益，每年的颁奖仍然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很有意思的是，每年的颁奖仪式也是一次盛大的聚会，评委们都很在意颁奖前的午餐在哪里吃，每年都更换饭店。

随着评委们频繁更换吃饭的地方，那些负责报道获奖消息的记者开始抱怨评委们的中午饭吃得太晚，获奖结果颁布后，他们还得搜集一些作家和评论家的看法，然后才能交稿。于是，记者们决定赶在评委之前先吃饭，省得颁奖后忙得焦头烂额。估计是哪位记者的一句玩笑话，说既然他们吃饭能颁奖，咱们也能办个文学奖！本来的一句戏言偏偏成就了法国的另外一个文学奖，以《法兰西日报》的创始人泰奥弗拉斯·雷诺多命名，就叫做雷诺多奖。

无独有偶，五年之后，同样是一群记者在负责报道费米娜奖

的过程中也设立了一个奖，叫做“联合奖”，他们决定这个奖只颁给记者，第一个获奖者是安德烈·马尔罗。费米娜奖是由女诗人阿娜·德·诺阿伊在1904年设立，最初的意思想跟龚古尔奖打擂台，因此评委会成员全部由女性组成，奖励年度优秀的散文和诗歌创作。但颇为尴尬的是，这个奖项迄今颁给的人大多数还是男性，只不过评委们是女性而已。

1933年，美术学校一个经常去圣日耳曼大道的双叟咖啡馆的图书管理员，因为不服龚古尔奖的垄断地位，也想设立一个奖，以咖啡馆命名，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双叟文学奖。他创立文学奖的方式更为好玩，当天从咖啡馆的每位客人手中募集一百法郎，共收集了一千三百法郎，把这笔钱颁给了获奖者，而后得奖人拿着这笔钱去了几米远的花神咖啡馆请全部的竞争对手大吃了一顿。这个奖每年都在双叟咖啡馆准时颁布，还是用同样的方式募集奖金。不过，后来在评委会当中出现了不合，其中一个成员一气之下去了马路对面的利普小饭店，以饭店老板的名义创办了一个卡泽奖。



龚古尔兄弟

这么多文学奖有什么用？很简单，一个著名的文学奖所带来的商业利益有目共睹。奖金虽然很少，但是获奖之后的作品销量，给作者和出版社带来巨大的荣誉和经济利益不得不引人注目。再说，多少是一个奖，说起来也光彩不是！